

四

谱序中关于三位先祖迁出村庄的记载，非常详细：明时的万荣县南五里张虎村，如今的运城城市万荣县北张虎村。

如果能找到这个北张虎村和村中的王氏后人，如果村中王氏族谱上也有兄弟三人的姓名及移民情况的记述，那么，天爷庙王姓族谱上的记载将得到最终证实。“万荣是老家”这个说法，就不再仅仅是字面上的说法。

现在，需要实地寻找到这个“北张虎村”。

高德地图、百度地图搜索了几遍，没有“北张虎村”这个地名。倒是搜到了“北张户村”，就在万荣县城边上的东北角。与这个村庄相邻的，还有一个“南张户村”。

“北张虎村”与“北张户村”，两者只一字之差，况且“户”字与“虎”字，还是同音字，只是声调不同，也许是族谱上将这两个字弄错了？或者是“北张虎村”后来改名成了“北张户村”？

可问题又来了，族谱上记载，先祖居住的张虎村，是在万荣县南五里，而“北张户村”，是在万荣古城的东北方向，方位就不对。

万荣旧县城即如今的万荣乡四周的村庄中，并没有相似或相近的村名。

先祖居住的村庄与万荣旧县城的位置关系，究竟是县城之南还是县城之北？会不会是先祖们记忆有误？或者是修订族谱的人给弄错了呢？

根据谱序中的叙述，因为老谱“于明朝遭火灾之乱毁之”，即在明朝时遭战火损毁，于是由十七世孙王东山、王景和、王明雪等二十余人倡议发起，启动了家谱重修事宜。现在的族谱，为1952年闰五月中旬重修。

从老谱被毁到新谱重修，中间相隔了数百年——起码是相隔了清朝和民国三百多年的光阴。

老谱损毁至何种程度？是全部损毁，还是部分残缺？特别是其中我所关心的祖籍信息，是否完整保留或部分保留了一些有效信息呢？在重修的过程中，关于祖籍的记载，是来源于老谱提供的完整或残缺的信息，还是来源于族人单纯的口耳相传？老谱修得早，信息准确度也高。如果老谱侥幸完整保存了有关祖籍的信息，也就是说，祖籍就是族谱记载的万荣县南五里张虎村，那现在的万荣县北张户村，肯定不是祖籍所在地。

如果新谱中关于祖籍的记载，是根据老谱中保留的残缺信息，或者是根据祖辈的口耳相传，那么，新谱出错的概率则遽然升高。其中，属于小概念的村名及位置信息，出现差错的概率更高。属于大概概念的万荣县，一般不会弄错。这是生活常识教我作出的判断。

对于重修族谱的后人们来说，祖上生活的那个张虎村与万荣县城的位置关系与距离，他们是完全没有概念的。在修撰家谱的时候，他们很可能是基于推测或传说，把“张户村”写成了“张虎村”，把“城北”写成了“城南”。

事实究竟是什么？没有人告诉我答案。

不过，重修族谱中明确注明，明时先祖们居住的张虎村，就是现在万荣县北张虎村，那么，它是不是现实中仅一字之差的北张户村呢？

五

周围朋友反馈的信息说，北张户村就有王姓居住，并且王姓还不少。

网上查到的信息，万荣县城所在的解店镇及附近村落，原来就归属万荣地界。希望再次冲着我微笑招手，显露出几分明媚美好的模样。

我和颖父决定实地走一趟。2023年6月，某个周日的下午，窗外的雨淅淅沥沥。

我们冒雨动身了，目的地就是那个近日被常常提及的村庄。

一条新修的大路，宽阔平坦，从南张村通向万荣县城。

大路直直穿过县城北部，然后换成了一条略显狭窄的乡道。在乡道上行驶了不过三五分钟，道路的右侧，一座规模、体量均相当可观的村庄，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。村口矗立着彩色的高大门楼，门楼门楣中央，“北张户村”四个字端庄中见秀气。

雨美人用一袭半透明的灰色纱幔，罩住了安静的村庄。

只听得车轮轮胎与经雨的水泥路面摩擦加重的沙沙声。

村中的巷子里，不见行人。连片成排的房屋，在雨中沉默着。巷道两旁，葱茏明艳的花木蔬果，在我们眼前一闪而过。

向东行驶三五百米后，车子驶入一条南北方向的大巷，再向北行驶百米，即见一个不大的广场。

这是村子的中心地带了，村委会，哦，村党群服务中心也在这里。大概是因为下雨，又是周末，无人值班。

一个穿黄色上衣的年轻女子，从广场南侧的零售店里闪出多半身子。面对雨中在村里出现的两个陌生人，她的眼中闪过一丝疑问和探究。

我赶紧上前，问她可知村中王姓人家居住在哪里。

黄衣女子下巴冲着对面扬了扬，声音伴着沙沙雨声传过来，响亮而干脆：这广场西北角，就是王家巷。

云烟深处



两人撑着雨伞，在巷子里转了一圈。

小巷里只有我俩的脚步声，还有屋檐下滴滴答答的雨声。

“如果这就是族谱中记载的张虎村，那我脚下踩着的土地，就是六百年前先祖们来来去去经过的地方。也许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雨天，他们正从我们身边走过，边走边回头看，他们不会想到，六百年后，他们的后人，会来到这里，寻访他们曾经生活的印迹。”我对颖父说。

从这里往西南望，十余公里处，就是那突兀而起、孤标独步的孤山了。雨中静默而立的孤山，戴着一顶俏气的、会变魔术的白帽子——那帽子该是山中的雾岚水汽送给孤山的礼物。山色如是青翠欲滴，醒人的眼，也醒人的心神。眼前的景致，宛如画师刚刚完成的一幅水墨画。那画师，隐身于这天方地山水间，手中还握着那支润湿的画笔。画师对自己这幅画作也十分认可，左看右瞧，颌首微笑。

我想，我的先祖王业贤，在明朝永乐二年那个初夏的雨，也会和我一样，痴痴地望着孤山出神吧。

穿越六百多年的光阴，我和先祖的目光，在迷蒙苍翠的孤山相逢。

一次没有答案的寻找，却让我感觉，我和先祖们之间，距离是如此接近。

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接近，更是心理空间的接近。

六

这次探寻经历告诉我，这种漫无目标的寻找，很难有结果。

想起在万荣县工作的文友老梁。

文友老梁，其实姓王，是县政府部门的一名科级干部，他对自己的描写简练概括，只有八字：“光头，短眉，小眼，厚唇。”敢拿自己开涮、敢于自嘲的老梁，内心已然十分强大，早就明晓了一点：人若行走江湖，一副好皮囊，远不及一个好脑瓜好使。老梁业余时间喜欢创作万荣微笑话，出版有《万荣微笑话》一书。老梁是他创作的“微笑话”系列里面的主角，如同柯南道尔创作的系列探案故事里面，有个家喻户晓的神探福尔摩斯一样。老梁很喜欢“老梁”，就用“老梁”做自己的微信名，以才情见识和幽默风趣活跃于网络平台，一来二去，王局慢慢隐身，变成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另一个“老梁”。

我给老梁发去族谱谱序的微信图片，问他有没有熟人在北张户村居住，最好能找来该村的村志或王姓的族谱看看。

几个小时后，老梁发了一个手机号过来，说这几日在外地学习呢，要不就亲自陪我去村里找了。他托朋友找到了北张户村贾书记的联系电话，让我直接和贾书记联系。

我给老梁发去族谱谱序的微信图片，问他有没有熟人在北张户村居住，最好能找来该村的村志或王姓的族谱看看。

很快和贾书记通了电话，加了微信好友，说明了相关情况。

贾书记回复：村里没有村志，王姓有没有族谱，需要打听，因这事年代太久了，可能不好找。贾书记又说：我在村里发布信息，看有没有线索，有的话及时给你反馈。

两天后，贾书记再次联系我，让我把手机号发过去，说村中王氏家族有两大块，我要找的，很可能就是这两大家族中的其中一个。

隔屏都能感受到贾书记话语中的喜悦。我也喜出望外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反馈。赶紧发过去手机号，又说了感谢的话。

贾书记没说要我手机号的人具体是谁，我猜想，这个人，应该是能够提供更多信息的那个人。

果然，我很快接到了王一匡老人的电话。老人说，昨天，村里的一个年轻人，骑着摩托车专程来到他在县城的住处，找到他，和他说这事。

王一匡老人多年从事文化教育工作，是村里的“活字典”，据他说，村里王姓有三支，但两支都没有族谱，另一支有族

谱，但族谱记载的年限，也就是最近二百年。想找到明朝及之前的族谱，不可能了。想起贾樟柯导演的一句话：只有离开故乡，才能获得故乡。

我移民山左的先祖们，因为再也无法回到故乡，才愈加珍视故乡，他们把记忆中故乡的名字，记在族谱中，希望世世代代传下去，让后人永远记得老家的名字，记住自己的根在何方。

王一匡老人提醒我，按照族谱记载的村庄与万荣县城的位置关系，北张户村并不符合要求，因此也并不排除这样一种情形的存在：张虎村的位置，就是在万荣县城南，这个村庄后来可能被整体迁走了，或者被并入万荣或临猗的某个村庄——孤山附近的某些村庄，有段时间归属临猗，有段时间归属万荣。

事情转了一大圈，似乎又回到了原点——族谱中所说的张虎村，依然没法找到与它对应的实体。

王一匡老人说，这事不能急，等暑天过了，他找上几个老人，一起见面聊聊；如果做些工作，可以具体确认族谱中张虎村的位置，也是一件好事。

和王一匡老人的会面，约了两次，结果一次我回了山东，一次他去了河北，终于未能谋面。

改革开放之后，人口迁移已成时代大潮。我们的下一代，从他们居住的小县城出发，扑棱着翅膀，或南下，或北上，或东征，或西行。而许多为人父母者，为着照顾子女的下一代或者下一代，也成为两地甚至多地迁徙的候鸟。

那些在繁华都市打拼的年轻人，那些离开家乡小县城的年轻人，那些在大洋彼岸在天涯海角的华裔子孙们，他们也会像我一样，有自己的乡愁吧。

女儿春节离家时发了一段视频，她称自己为“运城的孩子”。颖父说，女儿也有自己的乡愁了。

漂泊他乡的诗人说：我是驮着故乡远足的行人。我可以想见诗人眉宇间的乡愁，那一定是“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”。

七

一个大槐树移民后裔的寻根之路，暂时告一段落。

我的老家是万荣，现在还是族谱上的说法。

这个事情，想画上一个句号，显然不会那么容易。

也许，再过几年，我仍难以找到确切答案。

也许，再过几年，事情有了另一种结果，我可以去掉“假如”二字，说：我的老家就是万荣，或者，我的老家不是万荣。

其实，不能去掉“假如”二字，也没有什么——这张虎村跑得出万荣的地界，总跑不出运城的地界吧。万荣也好，临猗也罢，总在运城的地上吧——我的老家在运城，目前看，这结论没问题。

老家是万荣，需要“假如”；老家是运城，用不着“假如”。

那天，站在万荣县城那座著名的飞云楼前，我意识到这次寻根于我的特别意义。

那是初夏的某天早上，凉风习习，高远的天幕上点缀着几缕淡淡的白云，我跟随全国知名作家运城采风团一行，来到万荣县采风。

我们这一线采风团成员，包括来自福建、安徽、云南、广东、浙江的作家，还有来自省城太原及运城的几名本土作家，领队则是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李骏虎。对李主席，我心里别有一种亲切感——李主席就是山西洪洞人，在他家乡的土地上，长着那棵蓊蓊郁郁的大槐树。而那棵大槐树，在大槐树移民后裔的心中，是一棵永远屹立的神树。

万荣飞云楼被誉为“中华第一木楼”，整座楼全部使用榫卯结构，没有使用一颗钉子。有一个说法，飞云楼建造时并非为了登高望远，而是为了瞻仰与欣赏，因此特别注重美观，345组斗拱层层叠叠似祥云如花朵，就是一个例证。“万荣有个飞云楼，半截插到天里头”，这种说法传播甚广，大抵是因为该楼构建时没有太多的高层建筑。如今，在周围鳞次栉比的楼群映衬下，飞云楼早已没有高度优势，但是，它结构之巧妙、工艺之精湛、形制之精美，还是惊艳了一众人等。作家们听着讲解员的解说，一边啧啧赞叹，一边前后左右不停拍照。李主席问讲解员：“这楼太漂亮了，建筑师是谁知道吗？”得到否定的答复后，李主席点点头：“是呀，匠人在古时是没有社会地位的，不会留下他们的名字。”又摇摇头，惋惜说道：“真是太可惜了！这么漂亮的建筑，这么美丽的艺术品，竟没有留下作者的名字。”

飞云楼来过不止一次，每次都觉得楼太美，看不够；李主席这番话，一时却让我鼻酸目涩：美丽的飞云楼，是古时万荣人对纯木榫卯结构的技艺封印，诠释了劳动者对美与创造的极致追求。我为脚下的这片土地自豪，为给世界留下旷世杰作的家乡人自豪。

族谱上那段短短的文字告诉我：我与脚下这片土地的生命连接，不是短短的三十年，而是长长的六百年。这是怎样一份厚重绵长的生命连接，又是怎样一份奇异而特殊的缘分。

台湾当代诗人郑愁予，在名作《错误》中，心怀歉疚地写道：“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，我不是归人，是个过客……”

于我而言，不管最终能否找到先祖生活的村落，这寻找都是为心灵赋能的过程。一轮明晃晃的圆月，升起在孤山顶上。我不是个过客，是归人……

灯下漫笔

腊八粥不仅仅是一道美食

■任志民

“腊日常年暖尚遥，今年腊日冻全消。侵陵雪色还萱草，漏泄春光有柳条。”这首诗是唐朝诗人杜甫写的《腊日》，意思是说去年的腊日天气寒冷，温暖似乎离我们很遥远。然而，今年的腊日却气候温和，似乎正应了今年天津的时令。杨柳青树窝子里的积雪已经消融，嫩绿的萱草开始露出地面，展现出了勃勃生机。走在阳光明媚的运河古道上，纤细的柳枝随风起舞，仿佛在庆祝这个美好季节的到来。

腊八节到了，春节也越来越近了。要说哪天的粥最好喝，我当然喜欢腊八这天的腊八粥。因为到了这天，家家户户都要来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，这腊八粥既暖胃，又暖心。其实，腊八粥不仅是一道美食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，一种岁月的记忆。

每逢佳节倍思亲，我又想起了妈妈熬制的腊八粥。小时候，能喝上一碗妈妈特制的八宝粥，确是一种幸福。妈妈常说：“过了腊八，杀猪过年。”每到冬天，我都会数着日子过，就等着这一天的到来。

在腊八节的前一天晚上，妈妈会照常准备好制作腊八粥的材料。这材料有自己家里的，也有亲戚家送的，更有邻居家

的。常见的有糯米、红豆、绿豆、红枣、桂圆、莲子、花生、枸杞等。我当时虽然年龄尚小，对于这些食材中个别的还叫不上名字，只认得红豆、绿豆和我最爱吃的花生和红枣，却是看着它们就会不自觉地流哈喇子。啊！真没出息，让人看笑话了。

等到腊八节这天早晨，当我们都还在睡梦中的时候，妈妈就起床了，她先将昨夜准备好的食材淘洗干净，然后用柴火慢慢熬制。我们晋南的家庭都是习惯烧火炕，粥在锅中熬，热在炕洞绕，越睡越暖和。这个时候，整个屋子热气腾腾，锅里更是冒着热气，飘着豆香，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，好像豆儿在欢快地唱歌。妈妈站在锅台旁不停地均匀搅拌，生怕粥给熬糊了。

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起床了，就是为了能够喝上第一碗粥，叽里呱啦地守着锅台寸步不离。不一会儿，粥的香气跳出锅里钻进我们鼻孔里，那是淡淡的、香香的、甜甜的味道。那年的腊八粥，姐姐哥哥都让着我和妹妹。腊八粥吃在嘴里，甜甜的、暖暖的，多少年过去了，父母亲也都干古了，我却怎么也忘不了那个味道，那是母亲的味道，也是家

的味道。

“两乡修各健，一粥喜遥同”。高中毕业后，我人伍离开了家。每逢腊八，我都会想到妈妈，不管走到哪里，一定要吃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，它不仅是一种美食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，它让我有一种无穷无尽的奋斗力量，在牵挂中努力，在思念里前行。

自从父母亲去世后，我好多年没有回去了。那个遥远的方向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。在那里留守着我的童年，在那里依然住着我的爹娘。忽然间，“时情独重腊，岁事每占春。与尔他乡旅，谁当怀抱新”。是的，时光的情感依旧如腊月般厚重，岁月的痕迹总是伴随着春天的到来。在这个腊日，我们这些漂泊在外的行旅人，心中怀抱着新的希望和期待。

一碗腊八粥，一纸岁月账，它不仅浓缩了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和文化，也承载了今天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。这个腊八节，我也会像妈妈一样，熬制一锅香甜可口的腊八粥，让自己和家人在酥酥糯糯、甜甜暖暖的粥里，用味觉去感受祖国日新月异的新变化，以品尝去体验一家人互相陪伴的温暖和幸福。



鹤雀楼

林间趣松（国画）
新震龙 作

老百姓记事

编织窗前的风景

■杨国兴

路上碰见老陈，边走边聊，不觉就到了他所在的小区。小区不大，只有两栋六层高的楼，八十来户人家，但秩序井然，干净整洁。

来到他家楼下，看到一方绿化带，其中栽植有冬青、月季、萱草等，靠近窗户的一边是较为高大的红叶李、红杉、香樟树。寒冬里，虽然这些花草树木已进入休眠养生的状态，但全部都修剪得有模有样，几乎没有一枝是肆意生长，掉下的落叶枯枝也打扫得干干净净。

“你们这小区物业真不错，看把这绿化带收拾得跟小花园一样，看着就舒心。”我向老陈夸赞道。

“看着美吧？这可都是我的劳动成果。”老陈露出得意的笑。

“你境界高，把人家物业的活都干了。”我半开玩笑半挪揄他。“境界谈不上，但眼前的风景是什么，全凭自己打理。”老陈一本正经地说出一句饱含哲理的话，接着讲述了他在当园丁的一次经历。

原来前段时间，一夜大风，气温骤降，花叶凋落。老陈家在一楼，早上拉开窗帘，一眼就看到几根长长的黑色塑料条挂在窗边的树枝上，随风摇摆；掉落的树叶夹在防盗窗的铁栏杆之间，窗玻璃也就是灰蒙蒙的。老陈说，冬天本来就是萧条，看着眼前这情景，一股没落和沉寂涌上心头，他的心情

一下又跌落了一大截，眼前的景象简直能把他这一天的情绪都给搞坏。他可不想整天都提不起精气神来，就要改变眼前这景象。他换上旧衣服，出门来到窗前来，扯了几下，扯断了几截，还有一些牢牢地缠绕在枝条上，它们显然是昨晚不知从什么地方刮来的。他不得不借助高梯子，爬上去之后，费了好大劲才把这些垃圾清理完。为啥不把树枝修剪修剪呢？他在心里问自己，因为一些树枝长得太随意了，蹭着窗玻璃刺啦啦地响，刺耳，况且还有好些都干枯、死掉了。

老陈向物业的一对年过花甲的老夫妇报告了自己的打算，他们乐得同意，还打趣他别把树刨了就行。可不嘛，老两口平日负责门口秩序、打扫公共区域的卫生和收取水电费，已经忙得够呛了，如果再把修剪树木的活加到他们头上，那可真是“老太太吃排骨——太难啃了”。

报告过了，就如同拿到了许可证，老陈借走了门房现成的修剪工具。他原来在村里管理过果园，修剪被他手到擒来。很快，一棵树就被他修剪得眉清目秀。好像劲头上来了还回不去了，他索性一鼓作气，把一排树都修剪得疏朗、干练、清新了。

一天后，老陈爬高走低，灰头土脸，忙得不亦乐乎。陆陆续续起